

# 集魚臺

蘇雪林著

書叢藝文代現

蠹

魚

集

蘇雪林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

Φ(88 1.2)

現代文藝叢書 蠹魚集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蘇

發行人

印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自序

近數年來，疏慵特甚，所有著作，任其散佚。月前見袁蘭子女士整理其山居散墨，付商務印書館出版，鼓動我的興趣，於是有這本集子和青鳥集的編輯。

當五四運動後六七年間，整理國故的呼聲特盛，胡適之先生提倡於上，全國學者風靡於下，我在這風氣鼓盪之中，也鑽進故紙堆，混了幾年，因此那時作品以考證文字爲多。這集中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可說是胡適之和俞平伯諸先生紅樓夢研究影響下的產品。陸放翁評傳係以小說筆法編寫古人傳記的一種試驗。這是西洋史學界一股新潮流，聞一多先生那篇僅僅開了一個端的杜甫，即受這股潮流的影響，我則受聞先生的影響，但聞先生寫得很成功，我卻失敗了。在過去某一個時期，讀周作人江紹原諸先生文字，我對於神話，民間傳說，

民俗學，人類學，比較宗教學發生濃厚趣味。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以及烏的崇拜幾篇筆記便是在這種趣味支配下寫出來的。

考證原是一件最煩瑣最艱苦的工作。清代學者以六十幾條考據，證明一個古音的變遷；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夢和水滸傳，比較許多不同的版本，不辭多次換稿；瑞典漢學者倂爾珂倫研究中國書籍，推勘同時著作中的語助詞和虛字的用法，求證左傳的作者之爲何地何時人，都算應用著精密準確的科學方法，其治學精神也最爲可佩。我寫考證文字時卻不過憑藉一點『讀書得間』的小聰明，並不能下苦工夫作深湛的研究，有時主觀色彩亦太濃，往往強古人爲我役，大有『六經皆我註腳』之概，又一時興之所至，往往雜以『談嘲靡曼之辭』，態度殊欠嚴肅——我承認這一點曾略受吳稚暉先生『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感染。又如原人墳墓與巨人與了虛賦的獵馬，也是屬於半遊戲性質的考古文字。

總之，我作考證文字，有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大膽的假設』，而沒有『細心

的考證」。我這雙堪稱明亮的眼睛，能引導我發見古書裏別人所不能發見的東西，而我這片缺乏沈潛的心思，卻不能幫助我更進一步探討，藉以充分證明我的假設。這幾篇文字，本不敢自附於正宗考證派之後，不過一則年來治學興趣大有變遷，也許將來不會再寫出這樣文字了，留此聊爲個人國故研究過程中之紀念；二則所有由「讀書得間」而來的問題，有時也許不失爲學術上一種意見的貢獻，如九歌人神戀愛問題，便爲歷來治楚辭學者所未道及，一得之愚，我以爲或者可以略供將來學人的參考。

七年前，曾編了一本蠹魚生活，歸曾孟樸父子主辦的真美善書店發行，該店久已關門，此書亦早絕版。去夏到上海，特商之曾虛白先生收回改編，承其慨諾。現刪去舊著四篇，加入新著五篇，文字蕪雜過甚處，亦略加刪汰，編成這本集子。因舊著尙佔全書之半，所以仍名之爲蠹魚集。

前輩作家中，孟樸先生待我頗厚，蠹魚生活之出版，就承他給予不少鼓勵與

幫忙，我後來著龔顧戀史考證，也有許多問題，想提出和他討論，惜乎因事未果。於今他已長眠虞麓，這本書的改編，他已不及見了。回首前塵，不勝淒感，現願以此集加上我心香一瓣，敬獻先生於白雲紅葉之間，聊表個人敬仰先生的微意。

一九三七，六，一六。於珞珈春暉山館

# 目 錄

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	一
原人的墳墓與巨人·····	七二
子虛賦裏的獵馬·····	七七
烏的崇拜·····	八一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	八六
附錄 顧太清評傳·····	一七七
陸放翁評傳·····	二〇七
文以載道·····	二六九



## 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

我對於楚辭向沒有研究的興趣，更不敢抱有研究的野心，一則因為漢以前的文學作品，文辭古奧，音調恢詭，不容易了解；二則材料的真偽難以辨別，若不是考證學有根柢的人，對於這項工作，往往以偽爲真，空費一番氣力；三則現在研究楚辭的專家，已是彬彬輩出，他們將三閭大夫，宋玉，景差的精靈，整年整月地關在書齋裏盤桓酬對，自然有精湛的『心得』，陸續發表，淺學而外行的我們，要想包入他們中間討論，只須一開口便要貽笑大方，所以不如藏拙之爲得計。

不過現在聽見大家談論什麼楚辭九歌問題，我却忍不住要來於他們正襟危坐，侃侃而談的當中，插入幾句不關重要的閒話了。但沒有開口說話之前，先要

再向讀者聲明一句：我於楚辭確沒有下過系統的研究功夫，今之所論，也不過是偶有所見，不吐不快。議論之對與不對的問題，我自己便難負責。對呢，就算我對於研究楚辭專家們一得之愚的貢獻，不對呢，要請大家切實指正，我非常的歡迎與感謝。

話交代明白了，讓我們來研究楚辭九歌。

上 古今註家對於九歌的意見

歷來研究楚辭的人，對於楚辭中的九歌，都少有確切的解釋，古人如此，今人也是如此，這不能不使人抱憾。他們之所以如此，大概都是主觀色彩太濃，正如所謂戴了有色眼鏡去看東西的。王逸於九歌的緣起，這樣告訴我們道：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

祀之禮，歌舞之樂，其祠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照王逸的意思：九歌雖是屈原代俗人祠神而作，其實是想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所以王逸註釋九歌，處處將屈原個人事跡，牽合上去。後來五臣，洪興祖等也都依據逸說。譬如雲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撫勞心兮憤憤！』他們便說道：

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憤憤而不能已也。（王逸）

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爲此，故心憂也。（洪興祖）

講到湘君的『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又道：

……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鄖之隄，以漢憂患，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女謂女嬃，屈原姊也。嬃媛猶牽引，言已遠揚精誠，雖以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面責數之，爲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屈原感女嬃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故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王逸）

講到湘夫人「沉有菀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更說；諸侯之子稱公子，謂椒子蘭也。……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也。（洪興祖）

好了，我不再多抄了，要像他們這樣穿鑿附會的說法，我們便將施耐庵，曹雪芹，甚至易卜生托爾斯泰與楚辭的九歌發生關係，也不算什麼難事。我們當然要將這種荒謬的見解，一掃而空之，才能看見九歌真解。

但我對於現代楚辭註家的見解，也不滿意。現代整理國故的學者，將詩經十五國風，從迂腐不堪的空氣裏解放出來，歸還牠們平民文學的真面目。什麼文王

之化，后妃之德，被二毛公鄒康成等說得那樣冠冕堂皇，原來不過是匹夫匹婦戀愛的歌謠，那些採蘭贈菊，桑間濮上，從前疑爲什麼諷，什麼刺的，却正是孩童怨女抒情的本色。詩經經過這一段刮垢磨光的工作，而後清光大來，我們讀詩的人，才可以玩味詩的真正神韻。至於其他古書，他們也用同一方法整理，成績大都可觀。不過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論，他們將整理詩經的標準，應用到楚辭九歌上去，結果便像不大妥當了。我們且看現代學者對於九歌的見解怎樣？

對於九歌舊註第一懷疑的人，是胡適之先生。他的讀楚辭（胡適文存二集卷二）曾說：『……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章，却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

近人游國恩先生著了一本楚辭概論，講到九歌，他曾說道：

自來楚辭的注家，往往歡喜拿九歌附會到屈原身上去。這種荒謬的見解，始於王逸，千餘年來注楚辭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根據他的話來說。他們說來說去，總離不了什麼「屈原借事以諷諫，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一類的廢話。老實說，這些附會而又迂腐之談，與屈原是絕不相干的，今後我們研究楚辭的人們應該澈底打破他；要是這些烏煙瘴氣的謬說不掃除盡淨，九歌這種絕妙文學萬不能有表白于世的一日。

王逸等舊註之迂腐穿鑿，我們早已反對的，游先生要牠們澈底打破，我也非常贊成。但是游先生打破了舊註釋，自己當然要建立新註釋，我們再來看他的新註釋如何。他接下去又說道：

九歌十一篇，有很明白的，也有很蕪雜的；一味穿鑿附會，固難講通，就是鹵莽滅裂，不管通篇上下文的意義，便輕於下斷語，也不能明事實的真相。我們既知九歌是表現楚俗的產品，其中或言祀，或言情，處處都離

不了巫覡；大概當時巫覡的職務與後來舞台上表演的優伶差不多，人們把他所歌舞演唱的情形記下來，便成了十一篇詩歌。（或竟等於後世詞曲的十一齣十一闕）

我們不必問九歌是否爲優伶式的巫覡演唱的戲詞，（這話王國維先生曾先說過）但游先生已拈出言祭與言情兩主要點，則這許多齣戲中有些是唱的祭祀戲，有些是唱的愛情戲，兩不相混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游先生於河伯一歌會這樣解釋：

至於河伯一章開口就說：「與女游兮九河」又說：「與女遊兮河之渚」這明明是男女相悅，遨遊河干的話，與鄭風溱洧一詩無分別！他說乘水車，駕兩龍，登崑崙，都是理想中的浪遊；因爲歡樂無盡，故說日暮忘歸；又因水旁而聯想到水神，故說「靈何爲兮水中？」又因水神而說到鱗屋龍堂，貝闕珠宮，乘白鼈，逐文魚等話。最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

兮南浦，」兩句則彼此遊畢相別之辭，次序和意義都極明顯，不消曲說。自注家以「女」字爲河神的代名詞（文選少司命竟改作「汝」）並且把屈原自沈一事來附會，於是這篇最明白而有條理的文字竟酸化而成爲最晦澀而又最雜亂的了。

以下游先生便將九歌分爲兩組：第一組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國，魂，禮魂五篇屬之。第二組爲情歌：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屬之。他於湘君中舉例句以表明牠情歌的性質，說道：

例如湘君一段云：

「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

「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流涕兮淚潑

隱思君兮悱惻。」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甚兮輕絕。

交不忠兮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又如湘夫人曰：

「登白蘋兮騁望，

與佳期兮夕張。」

「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聞佳人兮召予，